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以為她是在炫耀，剛想出言阻止，黃鶯已明白他的用意，笑笑道：

「爺爺很細心，我平常在孤獨一人時，經常學鳥叫來排除寂寞，假如現在突然改變了習慣，他立刻就會知道我碰上了別人，就會預作戒備，而且我們三個人的腳步聲也很難瞞得住他，我必須用其他的聲音來混淆他的聽覺……」

她一面在開口說話，而鳥叫之聲也沒有停止，卻把金蒲孤聽得更發呆了，那是由於她運氣的速度。

她在每兩個單字之間發出一聲鳥鳴，換言之也是在兩聲鳥鳴之間吐出一個單字，鳥鳴聲響，話說得輕，因此聽來清清楚楚，絲毫不見混亂，更難得是兩聲聲音密密相銜接，各如珠串，聽不出有中斷之感！

南海漁人輕歎一聲道：「姑娘這套功夫練起來很費時日吧！老朽聽著都感到累……」

黃鶯微笑道：「這樣還不太費力，有一次我學四個人唸書，聲分男女老少，書為春秋，易經，唐詩與元人小曲，聽起來像是同時進行，那才累出我一身大汗，兩個時辰後，連喉嚨都啞了……」

金蒲孤不經意地道：「你不會停下來休息……」

黃鶯搖頭道：「不行！師父不准！」

金蒲孤一怔道：「師父？令師是那位高人？」

黃鶯臉色微動，連忙道：「沒有人，是我假想出來的，爲了督促我努力用功練習，我替自己創造了一個師父！」

金蒲孤將信將疑地望她一眼，黃鶯卻停止腳步道：

「你們還有什麼話要問或是要商量的，趕快在此地解決。再到前面就是水晶宮入口，我可不能再說話了！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

「此去將隨機應變，沒有什麼好商量的，不過我想知道劉素客究竟來了沒有？」黃鶯連忙道：「劉素客是什麼樣子？」金蒲孤朝南海漁人道：「這要前輩來說了，我到現在還沒有跟他正面相對過！」南海漁人道：「他是個讀書人打扮，年齡約在五十五上下，白淨面皮，留著長鬚……」

黃鶯搖頭道：「沒有這個人，那幾個女的祇帶了一個老傭人，連鬍子都白了，滿臉皺紋，看上去有七十多歲……」

金蒲孤道：「那是我師父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聽起來倒像，不過我以爲不太可能！」

金蒲孤不信道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

南海漁人微笑道：

「世兄真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像這種大事，劉素客怎會自己不來參加？」

金蒲孤還是辯解道：「他假如把一切計劃都策算好了，用不著自己前來冒險！」

南海漁人笑道：

「崇明散人一向閉關自守，他跟我們一樣，都需要見機而作，根本無法預先策劃，此其一也，再者你要記得黃姑娘曾經說過，祇有不曾武功的人，才允進入水晶宮，今師……」

金蒲孤道：「師父的心智已在劉素客控制之下，也許將武功隱藏了起來！」

黃鶯搖頭道：

「這是不可能的，爺爺測試的方法很特殊，一個會武功的人，無論如何是瞞不過他的，除非是把武功廢除掉了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

「令師唯一可取之處即在他的武功，假如將武功散除，形同廢人，劉素客何必要他來冒險呢？」

南海漁人見金蒲孤不開口，乃又笑著道：

「因此我想那老傭人一定是劉素客喬裝而成，換身衣服，增添幾十歲年紀在他說來是輕而易舉的事！」金蒲孤沉思片刻才道：

「假如劉素客真的來了，那倒是件麻煩事，這傢伙鬼計多端……」

南海漁人微微一笑道：

「我倒希望是他自己來了，那可以省卻許多麻煩，在水晶宮中，不怕他插翅逃上天去，我們兩人誰有機會就給他一下，天下大事定矣！」（一〇一）



他的坦白，讓歐嘉芝的臉微微泛紅。哼，可惡！

「嗯……你剛在洗澡？」歐嘉芝終於發現自己被人抱在懷中，且還沾了一身濕。

她的髮絲因為貼近他的胸膛，也沾了些許水滴。

水滴滑過他胸前二塊肌肉的美景，真是美不勝收啊？

他現在這個樣子，完全不輸給吳彥祖拍的那支沐浴乳廣告，甚至比起那些替她走婚紗秀的男模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「靈魂也需要洗澡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Gordon點點頭，他注意到她正盯著他的胸膛在發呆，讓他心裡有點暗爽。

如果真正的自己曾經爲了健身運動而感到一絲一毫的痛苦，那今天，這一切都值得了。

「你可以下來了嗎？」

雖然他是不介意再繼續抱著她，但他現在像是正在溶化的雪人，不斷滴水在她舖在原本地板上的毛地毯上。

而且剛才情急之下，他祇在下半身圍了一條浴巾就往外衝，剛被她那樣蹭來蹭去後，現在也快掉了。

「噢，可以了，真不好意思。」唉，還真有點捨不得呢！

「你說什麼？」他輕輕把她放下，謹慎小心極了。

「什麼？我沒說話啊！」天啊，她竟在不知不覺中把心裡的話說出來了。

哼，打死她也不會承認的！

「是嗎？那我進浴室了。」可能是水跑進耳朵，造成他有點耳鳴了。

他轉身進浴室，準備完成他身上未完成的工程。

歐嘉芝想起今天也該到店裡去看看了，否則再混下去，搞不好店裡已經變成廢墟了，她這個老闆還不知道呢。

回房間準備一下，她也要出門了。

「對了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」一腳踩進浴室的他，突然轉過身問正在開房門的歐嘉芝。

「我今天要上班了，應該整天都會待在店裡吧。」放假放了這麼久，店裡一定一堆事等著要她處理。

通常不到火燒屁股的時候，跟了她那麼久的助理，是不會輕易打電話來吵她的。

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她問他。

「我想，反正我現在也沒什麼事情，所以，讓我跟你看看吧。」說完，他便吹著愉快的口哨走進浴室了。什麼？歐嘉芝根本連說「不」的機會都沒有。

「喂——」儘管她想再說些什麼，都來不及了，因為浴室裡的水聲完全掩蓋掉她的抗議。

她工作的時候，是禁不起一絲絲打擾的。

唉，算了，誰教他是她帶回來的，況且又失去了記憶，放他一個人在家或出去亂跑，她反而不放心。

第三章

「要不要吃早餐？」在到店裡的途中，歐嘉芝把車停在一間Starback的門口，準備下車買早餐。

「我不餓。」事實上，從他變成現在這樣後，就沒再感覺餓過了。

（十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他知道大道寺欣造以前的面貌，所以幾乎毫不費力地就認出那是誰的照片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這也是大道寺先生的照片，可是他爲什麼要裝扮成藝人的模樣呢？」

「加納律師，日下部先生死前曾經在月琴島拍攝到一些江湖藝人的照片，而這也是其中一張。」

「什、什麼？」

這對閱歷豐富的加納律師而言，無疑是個晴天霹靂，祇見他從椅子上驚跳起來，兩道目光投射在金田一耕助的臉上。

「這麼說……這麼說……大道寺先生當時在島上？」

「是的，而且他還故意化妝成江湖藝人的樣子。」

加納律師整個人跌坐在椅子上，雙眼幾乎要噴出火光，額頭上更是不斷冒出豆大的汗珠。

「金田一先生。」

加納律師聲音沙啞地說道：「你爲什麼說這就是蝙蝠的真身呢？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事情是這樣的。日下部先生祇是把大道寺先生……不，應該說是把當時速水欣造的行徑比喻成蝙蝠罷了。事實上，當時速水欣造的作法也跟蝙蝠沒兩樣，他讓江湖藝人以爲他是島民，而島民卻以爲他是江湖藝人。」

「爲什麼他會有這種行徑呢？因爲即使事件發生之後，警方展開調查，他也希望旁人以爲除了江湖藝人之外，並沒有其他的人到過月琴島。可見，速水欣造在去月琴島之前，就已經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了。」

加納律師聞言，不禁打了個冷戰。

「但是、但是……這件事和蝙蝠又有什麼關聯？」

「速水欣造雖然巧妙地變裝，卻還是被日下部先生識破了。儘管如此，日下部先生仍不以爲然，他反而把速水欣造這種怪異的行徑解釋成一種善意的行爲。」

「換句話說，他以爲速水欣造是在暗中保護著自己，因此他很高興朋友對他如此忠誠，同時也覺得對方這種行徑很有趣。」

「由於速水欣造的角色很特殊，日下部先生便把他聯想成鳥獸對戰時，對鳥類來說是獸類，對獸類來說是鳥類的『蝙蝠』。也因此他才會在寫給父親的信中，用那種戲謔的口吻來說這件事。」

加納律師的額頭上不斷冒出冷汗，他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睛裡閃著一股異樣的光彩。

「但是……但是……」

加納律師像是想起什麼事似地清了清嗓子說道：

「神尾老師自殺前，不是說一切都是起因於自己的『畸戀』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沒有說什麼，祇是從口袋裡拿出一個西式信封。

「請看這封信。」

加納律師接過那封信時，整個人都愣住了。

「這是神尾老師寫給你的遺書？」

「是的，我想她大概趁著大家回到島上之後，智子的外婆病倒，大夥兒忙得一團糟的空檔，寫下這封遺書的。」加納律師連忙從信封中取出信來。（一四七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單言殿試日期，天子臨軒，考選新進士。選來選去，選出三鼎甲。那榜眼、探花不用交代他出跡，祇訴狀元中了宣登鰲。天子見狀元生得才貌雙全。龍心大悅，敕賜遊街三日，好不榮耀。此刻宣府、裴府、柯府人等無不歡喜，祇有柯老漸有些惱恨起來。當初若不將寶珠逼死，忽又這頭親事，豈不得一個狀元女婿？今日白送與老裴受享。忽又轉一念道：「宣家小畜生坑死我家女兒，做此敗行之事，怎麼反中起狀元來？這也是我的眼瞎，卻不該取中他的進士。」此刻柯老心中猶錯怪宣生，這且不表。

祇言宣狀元遊街已畢，回朝覆旨，當殿授爲翰林院修撰之職，少不得赴瓊林宴，回府祀祖，拜父母，又去拜裴爺、柯爺。家內擺下喜筵，開鑼演戲，款待賓客，好不熱鬧。忙了三五日，再去拜九卿六部，謁見閣閣，別處拜見不用細講。

祇言奸相蔣文富，因想兒子年已不小，也指望他功名成就，好繼一脈書香。又知兒子學問平常，仗著自己武藝，未必得中，見天子春闈點了裴、柯二公做了主裁，欲代兒子通個關節，面托二公。無奈二公毫不徇情。奸相深恨裴、柯二人，欲待報仇，又無從下手，祇得隱忍在心。心中正在納悶，忽見堂官進來稟道：「啓相爺，今有新科狀元宣登鰲稟見太師，未得鈞旨，不敢擅入。」蔣相聽說，點一點頭，即命堂官代他相迎。常官領命迎進宣狀元。狀元見了蔣相，尊聲：「老太師在上，容新進學生宣登鰲拜見。」說著，拜將下去。蔣相見狀元行禮，因他是天子門生，也將身站起，立在一旁，祇叫：「殿元公行常禮罷。」受了兩禮，即命常官拉住，吩咐看坐。狀元道：「老太師在上，學生理當侍立聽教。」蔣相道：「未免有幾句話兒談談，哪有不坐之理？堂官看坐。」堂官答應，在左邊一旁擺下椅子，狀元向前告坐。坐定，堂官送茶。

茶畢，蔣相道：「殿元公少年英發，名魁天下，他年必爲國家棟樑。」狀元連稱「不敢」，道：「新進小子，樗櫟庸材，僥倖以得功名。倘有不到之處，仍望老太師指教。」蔣相笑道：「殿元公未免過謙了。」又談了些別的閒話，狀元起身告辭，蔣相命堂官送他出相府而去。

蔣相見狀元生得才貌超群，語言出衆，頗有招他爲婿之意。因想：女兒年已十六，小字連城，尚待字閨中，不若招新科狀元爲婿，以了我老來一樁心事。且住！當面不好言婚，不若叫門生輩通政到來，托他將媒，他還會說話，善爲撮合。（五十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